

大湖之变

新华社记者万怡、郭强、程迪

农历小年前,鄱阳湖畔大小港湾内,一条条渔船静静地停靠。

从2020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开始分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一大批渔民将收起渔网谋求新出路。近日,记者驱车环着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走访发现,有的渔民从“卖鱼”到“卖景”,有的从“上岸”到“上班”,有的从“打鱼”到“护渔”,开始了新生活。

从“卖鱼”
到“卖景”

鄱阳农庄、佬俵鱼馆、驴友农家乐……穿行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南矶山乡南湖段,每隔几步就有一家农家乐。

这座鄱阳湖中的小岛上,人们祖祖辈辈以打鱼为生。随着渔业资源的衰减,这几年,当地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引导渔民转产转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捕了30年鱼的陈保华把家里的房子改成农家乐,如今靠接待前来观鸟、看湖的游客,年收入超过5万元。“现在办农家乐已成了家里主要收入来源。”他说。

“现在,很多渔民已经从‘卖鱼’转向‘卖景’。”乡干部万辉说,这几年,岛上不仅新修了道路、停车场、公厕等设施,还举办了美食节、藜蒿节、观鸟节等活动,游客一年比一年多,全乡办起了60多家农家乐,还有40多名带领游客观鸟的“鸟导”。

“春看草,夏看水,秋看芦,冬看鸟。”记者驱车环鄱阳湖走访发现,不少地方和南矶山一样,依托鄱阳湖的湖光山色发展生态旅游,引导渔民从“卖鱼”转向“卖景”。

田园鄱阳湖、忠义文化园、大明花海……在占鄱阳湖五分之一水域的江西余干县,一个个新打造的景区引人入胜。余干县文旅局副局长蔡美芳说:“作为湖滨大县,我们正将目光从鄱阳湖的渔业资源转向旅游资源,力争将‘鄱阳湖’从水产品品牌打造成知名的旅游品牌。”

从“上岸”到“上班”

每天吃完早饭,江西鄱阳县白沙洲乡车门村56岁的渔民范秋旺就和妻子到村外的鄱阳湖湿地公园上班,如今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朝九晚五的生活。

“我在公园当水手,负责游客安全,妻子当保洁员,两个人加起来每月有4000元收入,和过去打鱼差不多,但比打鱼轻松!”范秋旺说。

车门村村支书范华有介绍,依托附近的湿地公园和景区,如今村里共有七八十名渔民转产,成为水手、保洁员、保安、服务员等。

随着禁捕的实施,越来越多渔民和范秋旺一样,上岸后变身“上班族”。

鄱阳县双港镇长山村58岁的渔民杨志明告诉记者,自己的大儿子和儿媳过去也在家打鱼,如今在南昌一家电子信息企业上班,每人每月收入4000元左右。

从“上岸”到“上班”,渔民的生活变得更稳定、更舒适。

见到余干县康山乡渔民袁锦海时,一身保安装扮的他正在忠义文化园景区值班。“我在湖上打了25年鱼,过去一天能打五六百斤,现在最多一百斤,挣得越来越少。”袁锦海说,担心以后无鱼可打,2018年,他到景区找了份工作,如今收入近4000元,还有五险一金,不仅旱涝保收,老了还有养老保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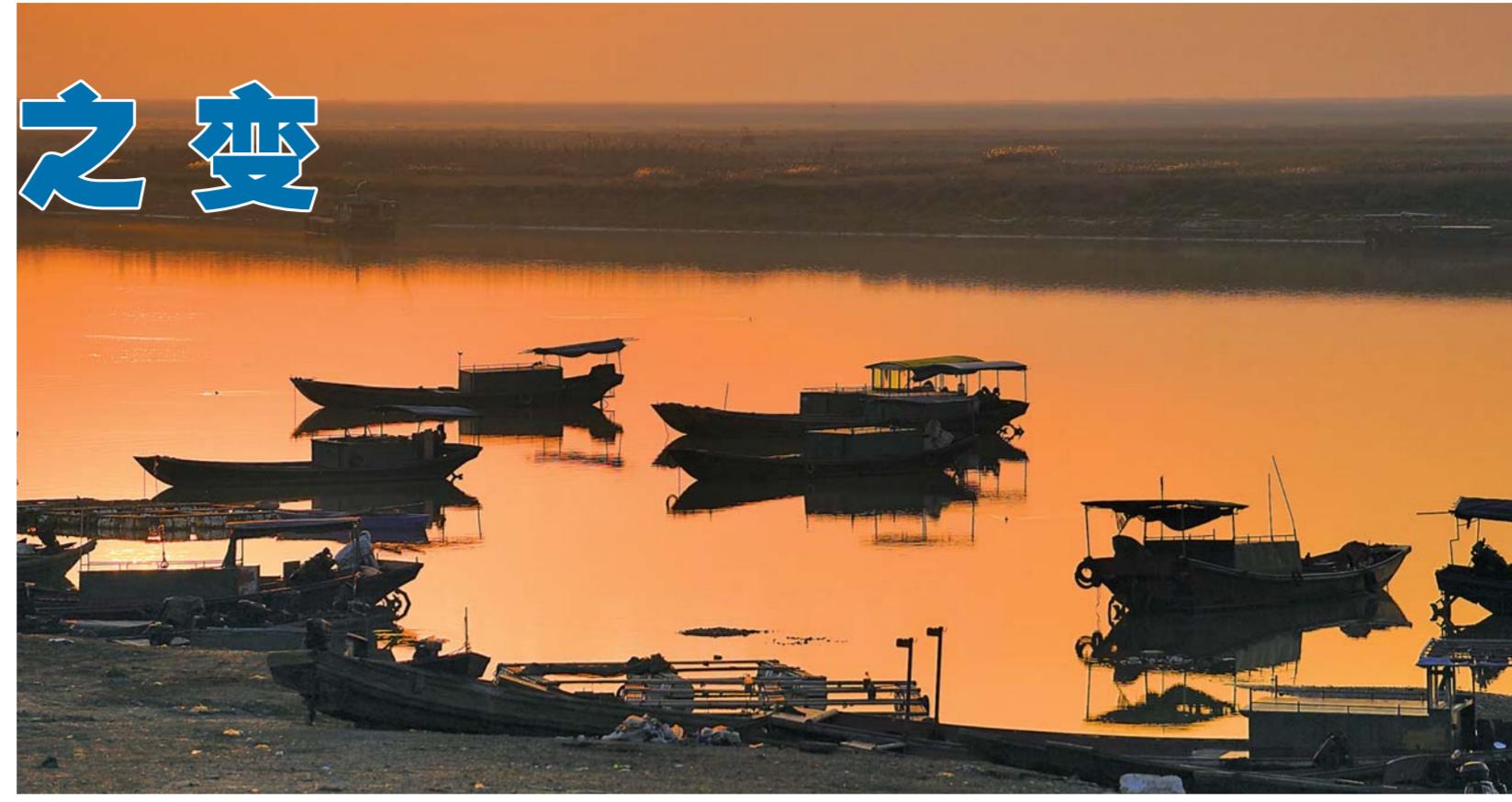
从“打鱼”到“护渔”

在长江和鄱阳湖交界处的江西湖口县,渔民张传国的渔船早已不再捕鱼了,撒了半辈子的渔网也收了起来,如今的他是一名长江江豚巡护员。

“打了几十年鱼,现在我们是在还‘生态债’!”前几年,张传国自愿报名成为湖口县豚协巡队的队员,巡协队中多数人和他一样世代以捕鱼为生。“我们每周巡护不少于5航次,一旦发现偷捕、采砂、排污等行为,立即向政府部门报告。”

记者在鄱阳湖畔走访发现,随着各地对渔业资源及水生生物保护的日益重视,湖区一些渔民不仅收起了渔网,还转而开始保护起渔业资源。

“我们全县110万亩水面,但渔政执法人员仅10人左右。”鄱阳县渔政局局长刘英才说,禁捕后,当地准备吸纳一批渔民成为巡护员,让捕鱼人变身护渔人,既解决部分渔民就业,也弥补渔政部门执法力量不足问题。



▲1月6日在江西余干县拍摄的停靠在鄱阳湖岸边的渔船。新华社记者余刚摄

千年渔村的钩,“钓”起渔民转产路

江西省鄱阳县鄱阳镇管驿前村54岁的渔民邱文林从未想过,有一天这个千年渔村不再捕鱼了。

地处鄱阳湖畔的管驿前村是个有500多户2600多人的渔村。从12岁起,邱文林就跟着家人捕鱼,他回忆说:“上世纪70年代打鱼用的是小木船和1米高的手工网;后来渔网增至4米高;进入21世纪后,大功率铁船出现在湖里,渔网又增至10米高,上勾天、下勾地,一天能打两三千斤鱼。”

渔船渔网越来越先进,但渔民们渐渐发现,鱼越来越少。

“这两年,一天打几十斤鱼都难,且打不到什么大鱼。”村里渔民戴金华感叹,管驿前村再也不见“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的景象。

曾经,为了捕鱼便利,管驿前村家家户户都会削卡子、做鱼钩。他们没想到,随着渔业资源的衰减,这项捕鱼的副业却“钓”起了渔民的转产之路。

村支书邱文锋说,管驿前村鱼钩种类繁多,大多都是祖传手艺,其中最原始的就是竹片削成的卡子。那时,许多渔民都到管驿前村来买,削卡子成为村里不少渔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在打鱼不景气的年份,渔民凭一把卡子刀也能撑起一个家。

如今,渔民削卡子的情景已很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化制作垂钓鱼钩的流水线车间。“现在,做鱼钩已成为村里支柱产业,村民创办了多家企业,鱼钩年销售量超过20亿枚,最高时占全国鱼钩总销量的80%左右,其中50%进入国际市场

场,远销东欧、东南亚、北美等地。”邱文锋说。

昔日的渔民也纷纷“洗脚”上岸,进入鱼钩厂。“我们这的渔民都有制钩经验,经过简单培训就能上岗。”如今已在当地一家鱼钩生产企业当质检员的村民陈彩说,她每月工资4000元左右,比打鱼稳定,还不用风吹日晒。

年轻一代也摆脱贫祖辈打鱼的命运,成为“上班族”。村里“80”后的邱敏如今是业内知名的鄱阳县黑金钩具有限责任公司磨尖车间主任,妻子在公司做销售,两人月收入加起来有1万多元。

虽然鄱阳湖各水域从2020年开始陆续禁捕,渔民不能再下湖打鱼,但管驿前这个千年渔村的故事仍在继续。

无念岛上捕鱼人,萌生了新“念头”

正值鄱阳湖枯水期,原本淹没水下的公路、草洲等露出水面。从无念岛景区渡口乘渡轮,跨过几米宽的湖面就登上了无念岛。

45岁的王火梅在岛上打了10多年鱼,2017年来到景区上班,在厨房负责洗碗切菜,每月收入2000元。她暗自庆幸,自己提前转了产。从2020年1月1日起,鄱阳湖各水域陆续开始禁捕,渔民不能再下湖打鱼了。

作为鄱阳湖中的一个小岛,无念岛上居民大多世代以捕鱼为生,年龄偏大、无田无地,除捕鱼外不会其他技能。禁捕后,面临转产转业难题,不少渔民萌生了吃旅游饭的“念头”。

“这里四面环水,春天碧草连天,夏天烟波浩渺,

秋天芦荻摇曳,冬天万鸟翔集,发展旅游的条件很好。”无念岛所在的江西鄱阳县双港镇镇长朱灵说。

其实,早在几年前,当地已开始了发展旅游的尝试,甚至无念岛这个名字也是为发展旅游而新取的,意在给游客营造一种远离尘嚣、抛开杂念的感觉。目前,无念岛景区已打造了蓼子花海、芦荻迷宫、鸟鸣汀兰、星空营地等多个景点。

随着禁捕的实施,许多渔民希望岛上进一步加大旅游开发力度,带动更多人转产转业。

在距景区不远的双港镇长山村,在村委会组织下,渔民们已多次聚在一起谋求出路。每年候鸟来临时,村里都有许多自驾的游客,最多时一天有三四百辆车,我们可以尝试搞旅游。”村支书杨志刚的想法得到大伙一致赞同。2019年,村里成立了旅游公司,并聘请浙江杭州一家设计公司做了总体规划。

在长山村村口,一张巨幅鄱阳湖国际生态旅游岛的规划图承载着渔民们的美好期盼。但杨志刚也坦言,目前岛上发展旅游仍有不少难题,如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接待能力有限,车辆进出小岛只有一条渡船,旅游旺季拥堵严重等。

渔民之所念,政府之所为。朱灵告诉记者,他们已帮长山村新修了道路,新铺设了湖底电缆,并正在筹建一座通往岛上的大桥,下一步还将采取更多举措,将村口生态旅游岛的蓝图和渔民们想吃上旅游饭的“念头”变为现实。

▲袁国圣在鄱阳湖康山大堤水域用鸬鹚捕鱼
(1月9日摄)新华社记者郭强摄

为153只鸬鹚打报告

隆冬,鄱阳湖露出了草洲湖汊,枯黄的芦荻在寒风中摇曳,几只水鸟低空掠过。岸边,余干县康山乡府前村45岁的渔民袁国圣撑开船上的竹竿,准备下湖。船上站着他的“老伙计”们——21只周身全黑的鸬鹚,最年长的已陪伴了他近20年。

一条小船,一个渔夫,一群鸬鹚,俯冲下水,衔起鱼儿……鸬鹚捕鱼,这曾是鄱阳湖上一道靓丽风景,也是传承千年的古老捕鱼技艺。

但这项原始古老的捕鱼技艺正面临失传。袁国圣回忆,20年前,当地还有20多户渔民用鸬鹚捕鱼,但与现代捕捞方式相比,鸬鹚喂养难度大、捕捞效率低,很多人不养。10年前,鸬鹚捕鱼被列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康山乡仅剩9户仍用鸬鹚捕鱼的渔民,共饲养鸬鹚153只。

“留下的都是因为对鸬鹚有感情,对我们而言,它们就像亲人。”袁国圣说。今年52岁的徐福华是鄱阳湖鸬鹚捕鱼习俗代表性传承人,他说:“养鸬鹚是个技术活,鸬鹚幼崽很‘娇’,鱼要剁碎给它们吃,还要训练它们捕鱼。”

眼下,鸬鹚捕鱼传承又面临新问题。从2020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将分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对于10年禁捕,袁国圣等养鸬鹚的渔民都支持。但鸬鹚捕鱼这项祖传的技艺和153只鸬鹚将何去何从,他们有些发愁。

袁国圣思来想去,决定向村干部求助,府前村主任邹雄春一听也犯了难。“我也曾养过鸬鹚,理解用鸬鹚捕鱼的渔民对鸬鹚的感情,而且这也是鄱阳湖的一种渔俗文化。”邹雄春说,他马上向乡里打了报告。

“我们听说情况后很重视,对全乡用鸬鹚捕鱼的情况做了初步摸底,共9户153只。”康山乡党委书记罗阳宾说,他们即将向情况报告给县渔政部门,县里给的答复是,渔业资源要保护,渔业文化也要传承,考虑到153只鸬鹚捕捞量很小,可暂时允许他们在特定水域继续捕捞。

袁国圣等渔民松了口气,但从长远来看,他们依然需要转产转业。对此,当地也有了安排。府前村旁,余干县田园鄱阳湖旅游综合体项目正加紧建设,当地将依托鄱阳湖的风光和渔俗文化,发展生态旅游。“景区建成后,我们将引导鸬鹚捕鱼人在景区表演,既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也传承这项古老技艺。”罗阳宾说。

“留下的都是因为对鸬鹚有感情,对我们而言,它们就像亲人。”袁国圣说。今年52岁的徐福华是鄱阳湖鸬鹚捕鱼习俗代表性传承人,他说:“养鸬鹚是个技术活,鸬鹚幼崽很‘娇’,鱼要剁碎给它们吃,还要训练它们捕鱼。”

眼下,鸬鹚捕鱼传承又面临新问题。从2020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将分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对于10年禁捕,袁国圣等养鸬鹚的渔民都支持。但鸬鹚捕鱼这项祖传的技艺和153只鸬鹚将何去何从,他们有些发愁。

袁国圣思来想去,决定向村干部求助,府前村主任邹雄春一听也犯了难。“我也曾养过鸬鹚,理解用鸬鹚捕鱼的渔民对鸬鹚的感情,而且这也是鄱阳湖的一种渔俗文化。”邹雄春说,他马上向乡里打了报告。

“我们听说情况后很重视,对全乡用鸬鹚捕鱼的情况做了初步摸底,共9户153只。”康山乡党委书记罗阳宾说,他们即将向情况报告给县渔政部门,县里给的答复是,渔业资源要保护,渔业文化也要传承,考虑到153只鸬鹚捕捞量很小,可暂时允许他们在特定水域继续捕捞。

袁国圣等渔民松了口气,但从长远来看,他们依然需要转产转业。对此,当地也有了安排。府前村旁,余干县田园鄱阳湖旅游综合体项目正加紧建设,当地将依托鄱阳湖的风光和渔俗文化,发展生态旅游。“景区建成后,我们将引导鸬鹚捕鱼人在景区表演,既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也传承这项古老技艺。”罗阳宾说。

渔民“洗脚”后,观念也需“上岸”

当不少以前一起打鱼的老伙计在为禁捕后的生计发愁时,江西省余干县康山乡大山村45岁的渔民袁发亮已成为鄱阳湖畔一家农家乐的老板。

“鱼越来越少,打鱼越来越难,听说即将禁捕后,我就寻思着要干点别的。”袁发亮说,正好赶上当地打造忠义文化园景区,他就在景区租了间店面开农家乐。2019年国庆节农家乐开业,没想到短短7天,毛收入就达三四万元。

随着禁捕的实施,从鄱阳湖到长江,一大批渔民将“洗脚上岸”。记者近日环鄱阳湖走访发现,有的渔民已经率先转产转业,从“卖鱼”到“卖景”,从“上岸”到“上班”,从“打鱼”到“护渔”,开始了新生活。

但也有一些渔民对禁捕之后的生活较为茫然。

世代临水而居,以捕鱼为业、整体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渔民转产转业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但其中也有思想观念的原因。在走访中,一些渔民向记者吐露了心声:习惯了“靠湖吃湖”,除了打鱼没干别的;在湖里一天净赚三五百块钱不难,如确实养不活家也会另谋出路;打鱼虽苦但比较自由,进工厂怕受约束。

渔民“洗脚”易,观念“上岸”难,转产转业先转观念。一方面,长江流域渔业资源持续衰减,渔民早转产早受益;另一方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已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变为生动实践。

从“捕鱼”到“养鱼”,从“卖鱼”到“卖景”,从“打鱼”到“护渔”……一些渔民转产转业的成功探索表明,除捕鱼卖鱼外,“靠湖吃湖”还有很多新吃法。

渔民观念“上岸”,政府也需加强引导。走访中,不少渔民表示,希望政府在就业、培训等方面给予一些指导和帮助。江西南昌市新建区传统渔乡南矶山乡的做法不无启示:几年前,为引导渔民转产发展生态旅游,当地政府用大巴车拉着渔民到一些生态旅游发展较好的地方参观学习,如今全乡农家乐已达60多家。

观念一变天地宽。观念“上岸”后,相信越来越多渔民将成功转产。

新华社南京1月16日电(记者杨绍功)55岁的王富贵没有想到,这辈子第一次坐高铁竟然不要钱。16日,江苏省苏州市总工会联合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在苏州站开往阜阳西站的G9294次高铁列车上安排专门车厢,免费搭乘395名阜阳籍在苏州务工人员返乡过年。这也是江苏省内首趟为外来务工者定制的免费高铁班列。

常年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王富贵皮肤黝黑、满脸褶皱,却开朗豪爽,说不了几句便开怀大笑。十几年间,看着苏州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他感到自豪——许多大楼里都有他流过的汗水。

“还有人想着我们,心里挺热乎的!”候车室里,王富贵一边说一边带记者看他的行李: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装满了儿子儿媳给老两口买的衣服;几个纸袋子,是苏州站铁路职工们赠送的坚果等爱心年礼。

13时许,王富贵登上了G9294次列车。车开了他竟然没感觉到,还有些好奇:“怎么这么稳当?比大巴强多了!”往年回家过年他都是和老乡一起凑份子,几十个人每人百来块钱,从老家包一辆大巴车过来接。今年,到阜阳的高铁开通了,他看着200多块钱的票价觉得有点贵没舍得买票。知道苏州市总工会组织了这次活动,他从工地一报名就报上了。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苏州站站长王家宝说,每年有大批来自阜阳的务工人员到苏州工作。今年是阜阳高铁开通后的首个春运,铁路部门又推出了为300人以上务工团体提供包车的服务,于是多方联合开通了这趟定制高铁班列,为广大务工人员送上一份温暖。

列车上,4岁的小女孩丁若熙收到了上海客运段乘务员阿姨送的剪纸——4个“春”字头挨着头连成一张圆形的窗花。她高兴地把剪纸蒙在脸上向窗外望去。爸爸丁伟问她:“知道上面写着什么吗?”小若熙开心地回答说:“新年快乐!”丁伟听着,哈哈笑了起来。

丁伟在苏州一家电子科技企业上班。乘坐高铁,他和女儿的回家路从12个小时缩短到了约4个小时。随着产业转型升级,苏州许多企业在走出去。过完年回来,丁伟将被公司派往东南亚一段时间。他希望春节期间能多陪陪女儿,让她每天都能像今天坐高铁一样开心。

列车到阜阳西站后,38岁的王彦枝举着铁路员工送的福字与两个儿子合了张影。她说:“第一次坐高铁回家过年,太有纪念价值了!”她和老公在苏州务工近十年,买了一间小房子落户,两个儿子都在那里上学。虽然大城市消费高,一家人日子过得紧,但他们感觉很知足。

当记者问王彦枝是哪里人时,她刚上一年级的小儿子孙抢唱着说:“我们是苏州人!”王彦枝笑着纠正他:“我们是新苏州人,我们的根还在老家。”

从阜阳西站下车,一家人包了一辆小车往家里去。孙抢突然问妈妈:“明年我们还坐高铁回老家好不好?”王彦枝肯定地说:“好!”

